

● 二月河 著

光绪皇帝



任 濟 日 報 出版社

光绪皇帝

二月河 著

(1)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绪皇帝/二月河著.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 5

ISBN 7-80127-566-7

I. 光… II. 二… III. 古典小说; 章回小说; 长篇小说—中国—清代 IV. 1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0182 号

光绪皇帝

作 者	二月河
责任编辑	胡子清
责任校对	高小昆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白纸坊东街 2 号
总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玉田印机彩印厂
规 格	850 × 1168 1/32 27 印张
字 数	67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80127-566-7/I·45 (全三册)定价:48.00 元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回 反洋教义和拳纵火 悉内情丁宝桢护民	7
第二回 染沉疴同治帝崩驾 毁遗诏西太后施威	30
第三回 那拉氏独断立稚子 袁世凯穷途遇奕譞	62
第四回 入深宫光绪帝登基 涉江湖李鸿章遇险	115
第五回 西太后灭口杀儿媳 翁同和悉心辅少主	132
第六回 订条约后党再卖国 明大势幼主立雄心	155
第七回 应天意慈禧得朱果 弄狡术阉奴陷少君	180
第八回 争座位两宫斗心机 窃密诏慈禧弄权谋	212
第九回 遭毒害东太后丧命 迫压力翁太傅辞京	245
第十回 黑旗军劫人质借枪 李莲英假虎威欺主	285
第十一回 识荆璞翁同和遇贤 索密诏那拉氏杀人	308
第十二回 赛诗才于儿女伤春 谋国是两亲王添愁	333
第十三回 护弱女帝主无心力 亲政事光绪生豪情	363

第十四回	说时势师徒秘密议	选秀女瑾珍双入都·····	397
第十五回	立皇后母子逞心术	庆大婚姐妹锁深宫·····	428
第十六回	欺弱主李莲英弄权	顺情势珍主儿获宠·····	462
第十七回	西太后辣手鸩醇王	光绪帝移情恋珍嫔·····	489
第十八回	爱湖泛舟帝嫔联心	醋海兴波姑侄同盟·····	518
第十九回	侵朝鲜倭寇露野心	主抗战君王抒豪情·····	545
第二十回	犯淫威珍嫔被杖辱	遭惨败大清动国本·····	571
第二十一回	积弱皇帝签辱国约	忧国举子公车上书·····	609
第二十二回	李连英空使美人计	康有为独身战群愚·····	636
第二十三回	变法图存光绪颁诏	蓄势蕴力慈禧待机·····	664
第二十四回	折股肱太傅命归阴	进谏言群小齐吹风·····	691
第二十五回	效断腕光绪发密诏	引豺狼项城悉天机·····	708
第二十六回	袁世凯叛主求爵禄	六君子喋血报家国·····	745
第二十七回	袁大头山东屠拳民	光绪帝瀛台度残年·····	779
第二十八回	气数尽异族践皇城	旧天国千古遗余恨·····	832

引 子

午后，鬼热的天气，狗都热得躲在荫凉里伸长舌头直喘。

整个醇郡王府在这闷热的午后静悄悄的，见不到一个人影，也听不到半点声响。

西院一间偏房内，一对男女，顾不上这盛夏的炎热，赤身裸体地拥抱一起，忘情地扭动着身躯，因久别而压抑心头的情火燃烧着。

就在他们到了“相看两不见，唯有敬亭山”的崇高境界时，却被别人看见了。

一个女佣来此房取东西，刚一推开门，见到床上的那场面，羞得头一低，转身就跑，一头撞在一个太监的怀里。这太监一向好多管闲事，一见这女佣羞得绯红的脸，就知道房内有戏，推门一看，果不出所料。

这还了得，偷情竟敢偷到王府了。

“快来人呀，拿贼拿脏，捉好捉双。”这太监扯着公鸭嗓子一喝，不知躲在何处的人仿佛从地里冒了出来，都急匆匆向西院赶来。

喊叫声、跑步声、喘息声、叫骂声把静悄悄的王府搅浑了。

“这是哪来的野小子，竟敢来王府做这苟且事！”

“这骚娘们儿，还说是刚选进来的秀女，竟这般无耻地偷情？”

“你小子别只顾看，快，快去报告给王爷，听他怎么处分？”

“去你娘的，快去！”

正在午睡的醇郡王奕譞也被刚才的吵闹声惊醒了，他睡眼惺忪地坐在太师椅上，刚端起茶杯就有太监来报，说王府内有人偷情。

一向笃信程朱理学，讲究人伦风雅的醇郡王一听说，就气不打一处来，挥挥手说：

“别说了，给我吊起来打，照死里打，真是岂有此理！”

“是！王爷。”

王府前院，一颗高大挺拔、苍翠浓郁的千年白果树下，正吊着这位敢闯入王府偷情的野小子，四周围满了人。

“说，你叫什么名字，哪来的？”

“不说，再打，狠狠打，这小子挺有种的！”

“王府警卫森严，他是怎么混进来的？”

“那个宫女也不能放过，他们原先一定是相好的，进了宫，他这小子也敢追进来，真是色胆包天！”

“打，再打！”

皮鞭每抽一下，身上就多一道血痕。一人打累了，又换一人再打，不久，这人已被打得皮开肉绽。

“说，不说还要打！”一人气喘吁吁地说。

“啪！”又一皮鞭落下。

“不能再打了，这事不关他，都是我的错。”那位选进来的秀女哭喊着从里面跑出来，跪在地上，向举鞭的人求饶，“要打你打我吧，求求你，让他走吧！我们从小青梅竹马，相爱多年……”

“嘿，不打你已给你留面子，你还给他求情，看样子你们感情挺深的，我四爷今天偏要鞭打鸳鸯散。”

“啪——”又一鞭。

“再打，我就死在你们面前！”那宫女已没有泪，一字一句地说。

“好，我就看你死！”

又一鞭落下。

“噎——”那宫女一头撞在坚硬挺拔高大苍翠的白果树上，登时脑浆迸裂。

“玲玲，你不能死，玲玲，你不能死！”浑身是血的人，虽然被吊着，看见惨死的情人，他挣扎着、呼唤着，“玲玲，我的玲玲！”

“四爷、总管大人，求求你别让人打了，再打他就要死了。”

一名仆从跪在四爷面前，哀求着，“四爷，他是我家的堂兄弟；是我引他进府的，你要打打我吧！放过我这兄弟吧？求求你，四爷！”

“好呀！原来是你他妈的吃里扒外，引招自家兄弟来王府偷情。来人！连李同山一起打。”四爷冲着几名打手吆喝着。

“这与我大哥无关，这与我大哥无关！你们这帮禽兽！”

“啪——”又一鞭落下。

那人大叫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去，洒在那千年白果树苍翠的碧叶上，多么醒目、灿烂。树上的碧绿和树下的血红，强烈的对比，更让人感到酷夏的残酷。

不知何时，醇王爷走了出来，看到这场面也感到恶心、刺目。

“别打了，看不见吗？人都死了，再打有何用？”他摇着蒲扇慢条斯理地说。

“是，王爷。这李同山引人入府，败坏王府名声将如何处置？”

四爷话音未落，有家丁来报：“前门有一和尚来化缘，王爷是否准许进？”

“和尚？赶他走！”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醇王爷话音未落，那和尚已闯了进来。

“大师父前来化缘，不知想要多少银两，尽管开口。”醇王爷平静他说。

“无量天尊，能饶人处且饶人，摩诃般若波罗蜜，念念见性，常行手直，到如弹指，便睹弥陀。迷人不能省觉，念念起恶，常行恶道，回一念善，直至无上菩提。”

“大师父，你要什么，就直说吧？”醇郡王奕譞皱了一下眉，仍心平气和地说。

“成道非由施钱，菩萨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去，西方只在眼前。施主，贫僧不化钱，只来超度灵魂，化解前世恩怨，普救尘世生灵，你让我把这位尘中人带走吧？”他说着，指了指跪在地上的李同山。

“这——好吧！”

引 子

“阿弥托佛！施主，千年白果得这一对情男怨女的热血滋润，灵气自根生，这是缘也是数更是孽。”

这位大师的话音未落，后庭院一位女佣跑来报告说：

“王爷，王妃娘娘生下一贵子。”

“啊，是男的？”醇王爷喜不自胜。

“无量佛，施主，恭喜，恭喜！”

这位大师父说完，拉起跪在地上的李同山就向门外走去。恰在此时，醇王福晋的寝室里，那位刚来到人间的皇祖后人正拼命哭喊着：“哇，哇，哇……”

一股祥瑞之气在暮色中升腾开来，似龙似凤，盘旋着，袅娜着，飞向天际。

北京西郊一座破败的寺庙里，一个满身青一块紫一块的人跪在佛祖像前，满含悲愤与委屈的面上流下两行清泪。

“阿弥陀佛，若能钻木取火，淤泥泛出红莲，前世的缘，上世的数，今世的孽。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一假一切假，无上无佛心，何处求真佛，只为众生迷佛，非是佛迷众生，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着迷，佛是众生，自性邪险，佛是众生，心若险曲，佛在众生中，一念平直去，众生即成佛。”

“弟子识心中众生，自性自度。”

“阿弥陀佛，从此世无李同山，你法号就叫心诚吧！”

“谢师父！”

一丝清香在佛祖的神龛上兴起，飘飘散散，在心诚的周围环绕。

月亮和木鱼声一同升起、升起……

第一回 反洋教义和拳纵火 悉内情丁宝桢护民

大雪将整个济南府裹了个透。

府台大人王正起从暖和和的被窝里伸出头向窗外望去，天已微明，整个世界一片银白，他伸手将窗户开个小缝，想看个究竟，这雪到底有多厚。一股寒气从外面袭来，他还没来得及关上，四姨太就伸出白嫩的手在他老脸上拧了一把，骂道：

“死老东西，天还没亮呢！你犯什么神经病，还不快睡！”

“好乖乖，你还没过瘾，我再陪你多睡一会儿吧。”

说着，头一缩，又钻进被窝搂住四姨太。

恰在这时，外面响起咚咚咚地捶门声，紧接着一声气喘吁吁地喊叫：

“大人，大人，快起，快起！”

四姨太一听外面的喊叫，小声说道：

“别理他。”

说着，将府台老公搂得更紧了，王正起也正在兴头上，装着没听见，任他叫喊。

“大人，大人，快起，快起，出事了，出人命案子了！”

外面人将门捶得更紧，喊得也更急了。王正起被外面喊得一点兴也提不起来，气得将被一掀，冲着外面的家兵大喊一声：

“鬼孙王八羔子，你爹妈死了，你喊得老子一顿好觉也没睡成。”

“大人，出事了，有人命！”

“不就死几个人吗？这年头死几个人算个鸟，起来我不宰了你他妈的鬼孙羔子的。”

“不，大人，是洋人死了！”

“什么？洋人死了？”王正起一惊，立即不相信地反问一句。

“是的，大人，死的全是洋人。”

王正起也不再叫骂，一把推开姨太太坐了起来，忙着穿衣服。

“哼！一听洋鬼子就他妈的没种了，洋人有什么了不起，不是黄毛蓝眼睛吗？死光才好呢？省得在咱大清国作福作威。”

姨太太嘟嘟咕咕骂了一通，也急忙服侍王正起起床穿衣。

开门一看，见家兵王保站在门口冻得直跺脚，口、鼻直对外冒热气，立即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大人，几个洋人在前面大厅等得不耐烦了，他们一个个气呼呼的，口口声声说他们的人被杀了许多，要大人你快速追查凶手，否则将把此事告到北京，听那气，还要找老佛爷的麻烦呢？”

王保还要说下去，王正起打断他的话说：

“好，别说了，快带我去见洋大人。”

第一回

王正起也不知到底出了多大事，心里嘀嘀咕咕地来到前门客厅，刚进门就见几个洋人气哼哼地坐在那里等着，他立即举手打弓道：

“各位洋大人早，这么早来我府到底有何事，尽管说，我王某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为首的那个洋人站了起来，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

“王大人，在你的辖区内，竟有人大胆妄为，跑到我们教堂内行凶，杀死多人，还放火烧了一个教堂，死伤好多人，你口口声声保证我们的安全，这怎么交待？”

“这，真有此事？”

王正起不敢相信，他平时处理的案子多是洋人打死当地老百姓的，虽说有一些老百姓不服气，和洋人相争斗，也发生打斗，但杀死洋人的事他还是头一次听说。

“哼！王大人不信，要包庇你管辖的匪徒吗？如果王大人不过问，我等将到北京找我大英帝国的大使到总理衙门质问。”

“不，不，不！洋大人息怒，这事在下刚刚得到报告、详情不知，等我亲临现场查明此事，一定将凶手捕获交洋大人发落。”

“限你三天破案！”另一个洋人站起来说。

“三天？太少了，我将尽力去查处，一定能抓到凶手，请洋大人放心！”

“那好吧，限你十天交出凶手！”

“十天？”王正起略一思索说，“好吧，在下一定竭尽全力追捕凶手。”

“到时不交出凶手，我们一定到北京告你，我大英帝国的炮舰是厉害厉害的。”一个洋人翘着大拇指对王正起说。

“明白，明白！”王正起只好点头称是。

“那我们走了！”

“洋大人走好，洋大人走好。”

王正起点头哈腰地把洋人送出好远。

“呸！鬼奶奶的老子的觉也没睡好。”等洋人走远，王正起回头不服气地骂了一句。

骂归骂，事情仍得做，况且这可不是小事，洋人是惹不得的，别说是自己这么个小府台，就是老佛爷慈禧太后都惧怕洋人，这事弄不好，自己丢官小事，引起两国交兵，自己全家性命搭上也不能拉倒，几年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就是为几个洋鬼子的性命引起的。想至此，王正起打了个冷颤，这才感到今天的天冷，这么好的雪景也没有心思欣赏，急忙命令佣人准备早餐。

早饭后，王正起急忙升堂，带领几位当地官员和亲兵赶到案发地点，远远就望见济南府东南角山一座大教堂正在时断时续地冒着烟。火已被扑灭，但整个教堂已化为灰烬，到处见是残垣断壁，周围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尽管人们叽叽喳喳，但谁也没有上前，只有一些洋教士在翻捡着什么，口里骂骂咧咧。老百姓边看边说，甚至有人叫好。

王正起分开众人，和官兵一起到周围及教堂内查看一遍，从洋教士介绍中得知，昨天晚上后半夜，突然闯进几名穿黑衣的凶手，见人就杀，还放了几把火，把教堂给烧了，由于天黑，还下着雪，他们分辨不出黑衣蒙面人是男是女，据估计可能是男的。从死去的几名传教士身上的伤口看，洋人是用刀杀死的，且凶手必定身强力壮，可能还会武功。因为这几名被杀的传教士都身高人大，颇有体力，但每人身上仅是一刀就结果

第一回

性命，似乎还没来得及反抗就做了刀下鬼，可见来人的身手。

王正起让手下仔细搜索蛛丝马迹，查找尸首，一共二十一具尸体，有被杀的，也有被烧死的，所找到的痕迹也仅是一串血迹，从教堂隐向西北，但十米之外，连血迹也没有了，脚印也被前往看热闹的群众破坏了。如果说最重要的线索就有一条，前来教堂行凶的人中可能有一人被一名传教士用枪击伤，那滴溅在雪地上而洒向西北十多米的血迹就可能是中枪者留下的。

王正起大致问了几个仅受到惊吓而没有死的传教士，他们也只能说个大概：来人一律是黑衣盖面，但究竟有几人，他们也不知道。这下王正起可犯难了，根据描述和现场查看，这可能是一起预谋已久的作案，并且是一个团伙，作案的动机不说他也清楚。这些狗日的洋人平日里也太不象话，为非作歹，以传教为名，什么恶事都干，死也不亏，杀他们老百姓都会叫好。但王正起可真的怕起来，十天破案不容易，但无论如何必须尽快抓到凶手。

王正起派兵驱散围观的人，安慰一下洋教士，又下令派人立即着手修造教堂，一面回府派人破案，并迅速将此事报告给上司巡抚大人丁宝桢，并征求他的意见。

二十多个洋人被害，这可不是一件小事，王正起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在大厅内踱来踱去，骂来骂去，却一直想不出破案办法。这时，师爷刘鹗从外面进来，刘鹗还没开口，王正起就急忙停步说道：

“铁云，快给我想想办法，这个案子到底如何破？”

“大人，你说的洋教案一事？”

“不是这事还能有什么更让我心急的，你知道这帮洋人是

惹不得的，我平时小心再小心，想不到在我的地盘上还是惹出了这等麻烦。这老虎屁股太后都不敢摸，竟有这等大胆的毛贼，本官抓住一定千刀万刮！”

“大人息怒，现在可不是发怒的时候，应立即着手破案。”

“可这案从何下手？简直是无头案！”

“不可操之过急，慢慢查找总会有线索的，只是十天的时间太紧，但不知大人是如何吩咐的？”

“根据现场周围有一串殷红的血迹，又听活着的洋人讲他们曾开枪射击，可能击中一位，这血可能就是那凶手留下的。那凶手中了枪无论伤势轻重一定要包扎，我已传令到周围大小药店和郎中，凡是遇到枪伤者一定前来报案，否则，一经查出隐匿不报者抄斩全家。同时，我又暗中派出按察司和一些捕快秘密侦破此案，凡是可疑的人全部抓获。”

刘鹗沉思一下说：“王大人，你对凶手有何估计？”

“这——”王正起抬头看一下刘鹗，不置可否他说，“铁云，你的看法呢？”

“大人，自我大清立朝以来，各地反抗势力就不断兴起，像白莲教、天地会、天理会、太平教、捻党之类。今天这件洋教案是否与这些民间的秘密反动组织有关呢？”

“嗯，这事我也考虑过，但据我所知这些组织早已被消灭镇压，虽有个别人暗中信奉但早已不成气候，况且这些组织多在江浙、安徽等地，没听说我们山东一带有什么反动组织！”

“大人，据在下探得我们济南府一带也有一民间秘密组织，他们有男有女，经常在一起集会、亮拳，做一些有反大清律例的事，但尚不成气候，不知此事是否与他们有关联？”

“你整日呆在府内，很少外出，如何知道这等民间之事？”